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第四回 倉猝逃生災星未退 中西交謫賢守為難

卻說那洋礦師一幫人，自從在高升店爬牆出來，奪得隔壁人家馬匹，加鞭逃走，正是高低不辨，南北不分，一口氣走了十五六里，方才喘定。幸喜落荒而走，無人追趕。及至定睛看時，樹林隱約之中，恰遠遠有兩三點燈光射出。其時已是五月初旬，一鉤新月，高掛林梢，所以樹裡人家，尚覺隱隱可辨。逃走之時，不過初更時分，在路上走了只有一刻多鐘。當下幾個人見有了人家，心上一定，一齊下馬，手拉韁繩，緩步行來。

礦師道：「此地百姓，恨的是我們外國人，我們此番前去借宿，恐怕不肯，便待如何？」西崽道：「此處離城較遠，城裡的事他們未必得知，有我們中國人同著，或者不至拒絕。」通事道：「縱不至於拒絕，然而荒郊野地，這些鄉下人，一向沒有見過外國人，見了豈不害怕，還敢留我們住嗎？礦師躊躇了半響，說道：「這便怎樣呢？」虧得那礦師同來的伙計，雖也是外國人，這人卻很有心思，便同那礦師打了半天外國話，礦師點頭醒悟，忙問通事：「帶出來的包袱裡，還有中國衣裳沒有？」

通事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」礦師道：「有了就好說了。」便把他伙計商量，通統改作中國人打扮的意思說了出來，大家齊說很好。西崽道：「如果不夠，我的包裡，還有長褂子砍肩哩。」

一面說，一面與通事兩個，趕忙各將衣包打開。那通事本來是愛洋裝的，到了此時，先自己換了中國裝，又取出接衫一件，單馬褂一件。西崽取出竹布長衫一件，砍肩一件。兩個洋人喜的不得，就在道旁把身上的洋衣脫了下來，用包袱包好，把長衫、馬褂、砍肩穿了。但是上下鞋帽不對，沒有法想。西崽又在包袱裡取出一雙舊鞋，給礦師穿了。然而還少一雙，西崽只得又把自己腳上穿的一雙脫了下來，給那個洋人穿著，自己卻是赤著腳走。腳下已齊全了，獨獨剩了頭上沒有商量。如果不戴帽子，卻是缺少一根辮子，叫人一看，就要破相；如若戴了外國草帽，鄉下人沒有見過這樣草帽，也是要詫異的。大家議論了一番，一無妙法，兩個洋人也是急得搔耳抓腮，走頭無路。歇了一會，那個西崽忽然笑嘻嘻的說道：「我倒有個法子。」

眾人忙問什麼法子？西崽道：「荒郊野外，又沒個剃頭店，要裝條假辮子，一時也來不及。現在依我意思，只好請二位各拿手巾包了頭，裝著病人模樣，由我們兩個扶了，再前去借宿。只說趕路迷失路途，夏天時不正，兩人都中了暑，怕的風吹，所以拿布包了頭。今天權宿一宵，明天再趕進城去。」礦師聽了，連稱妙計，急忙忙，兩個人依言改扮。如若鄉下人問時，只說辮子盤在裡頭，便可搪塞過去。改扮停當，仍舊牽了馬，走到一家門口，把馬拴在樹上，聽了聽聲息俱無，想是已經睡了，不去驚動。又到第二家門口，聽見內中有兩個人說話，西崽便伸手敲了幾下門。內中間是誰，西崽並不答應，仍舊敲個不住。究竟鄉下人心直，也不問到底是誰，見打門聲急，便有一個男子，前來拔了門，開了門。四個人，一個扶一個，一齊走進；那兩個洋人，便把頭低下，妝出有病模樣。進門之後，見了牀，隨即和衣倒睡。這家人家，本是母子兩人，那男的是兒子，此外只有一個老太婆。一見這個樣子，心下老大驚慌，忙問怎的。西崽告訴他道：「我跟他三個出來做買賣，原想今日趕進城的，不料多走了路，迷失路途，不知離城還有幾遠？現在天時不正，他兩個又在路上中了暑，發了痧，不能趕路。所以要借你這裡權住一夜，明天一早，打總的謝你。」鄉下人母子聽了，將信將疑，忙問：「還有行李鋪蓋呢？」西崽道：「早上出城，原說當晚便回，沒有帶得鋪蓋，各人只有小包袱一個。」母子二人聽了，信以為真。又問吃飯沒有？西崽回說：「沒吃。」老太婆道：「只有你兩吃飯，他兩個病了，讓他靜養一夜，餓餓也好。」

那懂得中國話的礦師，聽了歡喜，心裡說：我這可把他瞞住了。

但是在店裡動身之前，並沒有吃得飯。此刻他不讓我吃，叫我睡在這裡，卻是餓的難過。救了性命，救不得肚皮，這亦說不得了。且說那鄉下男子，便叫他母親重新打火做飯，自己出外淘米。不提防走至樹下，一排拴著好幾匹馬，心下一驚。想這四人來路古怪，不要是什麼歹人闖到我家，那卻如何是好？急急淘完了米，奔到母親面前，趁空低聲告訴了一遍。他母親趁空走到門外，看了一眼，見是真的，便對他兒子說道：「你聽這幾個人說話，都是外路口音，現在又有這幾匹馬，不要是碰著了騎馬賊呢？我在家料理他們吃飯，你快到地保家送個信去。如果不對，先把們捆起來，省得受他的害。」他兒子一聽不錯，仍舊到屋裡招呼了半天，托說解手出門去了。這裡只有兩個人吃飯，老太婆著實慇懃，要茶要水，極其週到，一霎時吃完了飯。到底人家的馬，漠不關心，並不當心喂草喂料，還是老太婆問了聲：「四位爺們的馬，也該喂餵了。我們這裡卻少點料，如何是好？」西崽道：「喂上把草，也就中了。」老婆子聽說，自出喂馬。這裡四個人，兩人一牀，暫時歇息。因日間受了驚慌，晚上逃難又趕了十幾里路，兩個外國人先已裝病睡倒；西崽究竟是個粗人，還可支持得住；獨是苦了這個通事，生平沒有騎過馬，一路上被他顛的屁股生痛，吃過飯，丟過飯碗，連忙躺下。西崽樂得一同歇息。四個人睡在牀上，趁屋裡無人，各訴苦況，還感念老太婆母子的好處，說：「如果不是碰著了他，今夜尚不知在那裡過夜？」兩個外國人只是鬧肚裡餓。西崽包袱裡還帶著幾塊麵包，兩個外國人看見，如同得了至寶一般，只得權時取來充饑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裡幾個人方才合眼，那個老太婆的兒子已經去找到地保。說是莊上來了騎馬賊，現在他家裡住宿。地保一聽，事關重大，立刻齊集了二三十人，各執鋤頭釘耙，從屋後兜到前面。老太婆兒子當先，地保在後，一幫人跟在後面，靜悄悄捱至門前，一擁而進。這幾個人究竟是勞苦之餘，容易睡著，屋裡進來的人，並未覺得。老太婆一見他兒子領了許多人來到屋裡，曉得是來拿人的，就把嘴對著牀上努了一努。地保會意，便吩咐眾人，快拿繩子將他四人捆起。老太婆的兒子，也幫著動手。可憐四個人競如死人一般，一任眾人擺佈。等到捆好，地保道：「先把他四個的行李打開看看，可有搶來的東西沒有？」誰知倒有一大半外國人衣服在內，還有兩個草帽、兩雙皮鞋，其餘中國人衣服不多兩件，另外一個手巾包，裡頭包著些麵包食物之類。地保看了，也不認得。又叫搜他身上，看有傢伙沒有？眾人又一齊動手，才把那個礦師驚醒。睜眼一看，見了許多人，心想一定是城裡那班人趕下來捉他們的，急欲起身。誰知手腳被捆，掙扎不得。欲待分辯，又不敢分辯。心裡橫著總是一死，看他怎的？地保搜了一會，只有外國人出門時用的兩根棍子，其餘一無所有。又拿火在門外照了一會，四匹馬只有兩匹有鞍轡，兩匹是光馬。內中有一個人說道：「這一定是騎馬的強盜無疑。除掉強盜。誰有這門大的本事，能夠騎這光馬？不要管他，把他扛到城裡，請老爺發落便了。」地保一想不錯，便叫鄉下人取過兩扇板門，兩個筐籠，把他四個，兩個放在門上，兩個放在籠裡，叫幾個鄉下人抬了就走。地保自己押著，又拉了老太婆的兒子同去做見證。誰知他們在門外商議這些話時，都被礦師聽見，心上一喜，知道他們不是城裡的一班人。既而又聽見眾人說，要把他四個往城裡送，心上一驚，又是一喜。驚的是到得城裡，不要又落在考童之手，那是性命全體；喜的是此番逃難，不認路途，況且行李全失，盤川亦無，見了地方官，不怕他不保護資送，而且都是見過的。既而一想，不要說破，且等他們抬到城中，再作道理。主意打定，索性裝睡，任憑眾人搬弄。當下眾人，便把兩個放在板上，兩個放在籠裡。四人之中，一個礦師是裝睡，一個礦師帶來的伙計，是不會中國話的，見此情形，早已嚇得做聲不得，一個通事，被馬顛破了屁股，正在那裡發熱昏暈，一個西崽，畢竟粗人，由人撥弄，只是不知。又選了十多個有力氣的鄉下人，沿路換肩倒替，其餘的牽了馬，拿了包裹，逕奔西門而來。

且說城裡的官。金委員自從拿到了黃舉人，打了一頓，叫在監裡，他便進來歇息。首縣亦回衙理事。柳知府亦因一夜未曾安頓，送完了客，便獨自一個，要想到簽押房裡煙鋪上，打一個噸。誰知睡不到一點鐘，太陽已經下地，再想睡亦睡不著了。爬了起來，坐著吃水煙，心想：這件事如何辦法？現在滋事為首的人雖已拿到，究竟洋人逃落在何處，至今一無下落，金委員住在這裡，老等洋人，一天沒有下落，他一定是一天不走，將來被上頭知道，這便如何是好？而且案關交涉，倘若外國人要起人來，叫我拿什麼還他？就是殺了黃舉人，我這個罪名也耽不起。想來想去，正是啞子夢見媽，說不出的苦，正思想間，忽見門上拿了一大把名帖，說是合城紳士來拜。柳知府忙問何事？大清早上，他們會齊了來做什麼？門上道：「也不知為的那一項？恍惚聽說是為了黃舉

人沒有詳革功名，金大老爺就打他板子，所以大家不服，先來請示老爺，問問這個道理，倘若不還他們道理，他們就要上控。」柳知府急的頓腳道：「怎麼樣？這話我早說過的了。這位金老爺，辦洋務原是精明的，若講起例案來，總得還學習上幾年。這個官是容易做的嗎？你想，我如今不見了外國人，金老爺不肯走，一定吃住了我，替他找打了黃舉人，眾紳士又不服氣，也來找到我。我如今真正做了眾人的灰孫子，若有地洞，我早已鑽進去了。實在，這個官我一天也不願意做。」門上拿著帖子，站在一旁，不敢答應。

別的跟班，早伺候他把衣帽穿戴齊全，出來見客。這永順府城裡，十二分大的紳士也沒有，文的為首的是個進士主事，武的為首的是個游擊連著佐雜千把之類，合攏了不過二三十人，當下也只來了十幾個人。柳知府接著行過禮，分賓坐下。柳知府先開口說：「今日倒一早驚動了諸位！」大伙兒說：「昨天晚上，大公祖受驚了。」柳知府道：「兄弟德薄望淺，不能鎮撫黎民，雖在這裡為官，實在抱愧得很。」眾紳士道：「考童並不敢鬧事，不過大公祖停考之後，他們絕了希冀，不免心中怨望，也是有的。至於鬧事的人，還是地方上的痞棍，那些求名應考之人，斷斷沒有此事。」柳知府道：「這個兄弟也曉得。」

眾紳士道：「大公祖曉得這個，就是我們地方上的運氣了。但是一件，何以昨夜又去捉拿黃舉人，打了不算，還收在監裡？黃舉人平日人品如何，且不必講。但他也是一榜出身，照著律例上，雖說是王子犯法，與庶民同罪，然而也得詳革功名，方好用刑。他究竟身犯何事，未經審問，如何可以打得板子？」柳知府道：「這是他們同伙供出來的。」眾紳士道：「設如被反叛咬了一口，說他亦是反叛，難道大公祖不問皂白，就拿他凌遲碎剮，全門抄斬嗎？大公祖是兩榜出身，極應愛惜士類，方不愧斯文一脈。要說舉人可以打得，我們這裡頭還有個把進士，同大公祖一樣出身，也就粟粟可懼了。」柳知府聽了這話，急得臉上一陣紅、一陣白、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。歇了半天，才說得一句：「這事兄弟還要親自審問，總有一個是非曲直，斷乎不能委屈姓黃的。」眾紳士道：「既然大公祖肯替我們作主，我們暫時告辭，明天再來聽信。至於昨日被痞棍打毀的大堂暖閣，事定之後，我們情願賠修。」說罷一齊站起。

柳知府還要說別的話，見眾人已經走出，不好再說了。

當下把眾人送了出去，才進二門。只見門上又拿著手本來回，說首縣稟見，外國人也有了。柳知府聽了不禁大喜過望，如同拾著了寶貝一般，忙問在那裡找著的？現在人在那裡，來了幾時，為了什麼不早說？門上道：「不是派人找著的，是鄉下人捆了上來的。」柳知府聽說，又吃了一驚，說：「好端端的，怎麼會被鄉下人捆了上來？倒沒有被鄉人打傷？」門上道：「這是首縣大老爺，才同家人說的，其中底細，家人不知道。」

柳知府便把首縣請進，又叫人去告訴金委員，說：「洋人找著了，少停首縣進來。」剛說得兩句，金委員也趕來了。柳知府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外國人找著了。」金委員道：「怎麼找著的？」柳知府道：「你聽他講。」首縣便說道：「卑職今天一早，剛從大人這裡回去，就有這鄉下的地保，來報說拿住四個騎馬強盜。卑職聽了，很吃了一驚，因為地方上一向平安，沒有出過盜案，那有來的強盜呢？先叫人出去查問，回說一共有四匹馬，兩匹鞍轡俱全，那兩匹是光馬，包袱裡很有些外國衣服。卑職聽了，就疑心到這上頭。跟手坐堂，把四個人抬上來。誰知道外國人一見卑職，他還認得，就叫了卑職一聲。卑職一見是他們，立刻親自起身，替他們把繩子解去。只有那個通事，說是昨日騎馬，受了傷，身上發燒，頭裡昏暈，不能行動，現在卑職衙門裡，另外收拾了一間書房，讓他在那裡養病。那兩位洋人，餓了半天一夜，留在卑職那裡吃飯，吃過飯就來。卑職恐怕大人惦記，所以先來報信的。」柳知府道：「他們那裡來的馬？怎麼到了鄉下，會被他們認做強盜呢？」首縣道：「卑職也問過洋人，說昨天傍晚的時候，有好幾千人鬧到店裡，店裡掌櫃的把大門關上，讓他四個由後牆逃走。齊巧牆外是人家的馬棚，他們跨上馬背就走，一氣跑了十幾里，就跑到這鄉里。恐怕鄉下人見了疑心，所以改了中國裝，兩個洋人又裝作有病樣子，拿布包了頭，才遮住鄉下人的耳目。誰知逃過一關，還有一關，鄉下人因見他們會騎光馬，所以認做強盜，通知了地保，地保亦不細細查問，竟把他們一齊捆起，送進城來。真正笑話！幸虧還沒有打壞他們。現在地保同鄉下人，一齊被卑職暫收在班房裡看管，聽候大人發落。」柳知府道：「捆他們的時候，為什麼不喊呢？首縣道：「捆的時候，四個人本是通統睡著的，礦師第一個驚醒，聽說是往城裡，曉得總會明白的，免得說破，又生別的枝節。那三個，一個洋人不會說中國話，一個通事病昏了，說不出話；一個西崽，睡的像死人一般，由鄉下抬到城裡，他就一覺睡到城裡，直到卑職叫人解開他的繩子，才把他喚醒。」柳知府道：「啊呀呀！天謝地！這一頭有了下落，我放了一半心，還有那一頭，將來還不知如何收場呢？」首縣來的時候，已知道眾紳士的來意，現在柳知府所言，正是此事。剛要追問下去，門上來回：「洋大人已到，在二堂上下轎了。」柳知府、金委員、首縣三個人，一齊迎了出去。只見一排三乘轎子，兩乘四人轎是洋人坐的，一乘二人轎是西崽坐的。西崽到了此時，並不預先下轎，直等府縣出來，他三個人方才一同下轎，讓了進去。柳知府拉手不迭，先說諸位受驚，又說自己抱歉，說完歸坐，西崽是有金委員的管家，拉著談天去了。這裡柳知府先問礦師，昨日逃難的情形，洋人便自始至終，詳細說了一遍。金委員又告訴他，現在拿到幾個人，已經打了，收在監裡，等到審問明白，就好定罪。礦師道：「柳大人！你們貴府的民風實在不好！昨日考生鬧事，我們幾乎沒有性命。逃到鄉下，他們鄉下人又拿我們當作強盜。我們是貴總督聘請來的，貴府就應該竭力保護，方是正理，現在如此，不但對不住我們，並且對不住你們總督大人。我們的行李盤川，現在通通失落。這些鄉下人，還有昨天拿住的那些考生，都要重重的辦他們一辦，出出我們的氣才好。」柳知府聽了礦師的言語，心上一氣，又是一句話也對答不來。有分教：委員和事，調停惟賴孔方；紳士責言，控訴不遺餘力。

欲知柳知府如何發付洋人，及眾紳士能否免於上控，且聽下回分解。